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史 繹

(八十)

馬驢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62.1
775
76
1.18

愛公用
惜用

圖書
使用

書

史 繹

軍軍官(空校)圖書館

撰 驢 馬

673

083.12
7175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100122

類號

H51.4/7175



書叢本基學國

國家圖書館



002439920

天

天



天

釋史卷七十七

晏子相齊下

【晏子】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以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大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蹴然曰。古之臣乎。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晏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室宮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

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命。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經。布衣滕履。玄冠芘武。踊而不哭。蹙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爲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因問其偏祔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寄于路寢。得爲地下之臣。擁札操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蹶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于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

處爲游觀。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以百數。爲開凶門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絰。冠條纓。墨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迺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一事也。內外篇記載駁異。不妨竝美。

【說苑】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問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閒。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晏子〕景公問大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大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大卜曰。昔吾見鈞星在四心之閒。地其動乎。大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

君臣俱得焉。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大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大卜之死也。往見大卜者。恐君之惶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晏子】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迺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左傳宋子罕事類此。

景公爲長廩。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

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大上之靡弊也。歌終。

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誠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

長廩。景公築長廩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

而役不能。愒愒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慙焉。爲之罷長廩之役。

○三歌淒惻。可當痛哭。

景公築路寢之

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康之役。三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溪。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旣築臺矣。今復爲鐘。是重斂于民。民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齊景公爲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是以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此段初學記引。今本無。據此等。晏子遺篇尙多。

【淮南子】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鍾贖。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漢書〕儒家。晏子八篇。名嬰。謚平仲。

【晏子】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偪山林。節飲食。無多畝漁。以無偪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

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林。羨飲食多畋漁，以偪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隣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左傳】

昭公二十年

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于

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嚱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語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

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闕。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晏子〕景公疥且瘡。昔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圭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余惑。則欺上帝也。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校。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關。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關。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于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關。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關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且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占之言對。故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職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履辦。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溫之。發席傅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

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史記】景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

【晏子】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韓詩外傳〕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

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大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說苑】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

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晏子】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

擧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吾聞介冑坐陳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

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說苑〕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將坐地，吾子獨

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景公敗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倅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五丈夫習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

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濟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醜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

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晏子】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笑。非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于欄牢。不勝服也。車蠹于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于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己也。

【列子】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

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箠笞而立乎猷猷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

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韓詩外傳〕齊景公遊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

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駕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謨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大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箠笞而立乎猷猷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晏子〕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大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銚緹以躡行猷猷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也。薄者馬傷，非據執敢爲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日暮，公西面，睹彗星，名伯常騫，使讓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如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弗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左傳】二十六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

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史記】彗星見。景公坐柏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

【晏子】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其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爲祈祥。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彗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盍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說苑】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景公觀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晏子】景公出遊于寒塗。睹死齒。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藉斂不費民。先君將遊。百姓皆說曰。君當幸遊吾鄉乎。今君遊于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饑寒凍餒。死齒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爲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爲上而忘下。厚藉斂而忘民。吾罪大矣。於是斂死齒。發粟於民。據四十里之氓。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遊。〔說苑〕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儒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韓非作田成子事。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卽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公遊於紀。得金壺。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鷺。

馬公曰。善哉。知若言。食魚無反。則惡其躁也。勿乘驚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驚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間。紀有此言。注之壺。不亡何待乎。

【說苑】景公探爵鷩鷩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鷩鷩弱。故反之。晏子遂巡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鷩鷩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鷩鷩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晏子】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韓詩外傳】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晏子】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教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晏子】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韓詩外傳〕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王。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苑〕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符子〕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圖之。訪似者。葺年不得。今人君考古籍以求賢。亦不可得也。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于乘。聚萬駟矣。方欲珍懸黎。

會金玉。其得之卽奚若。晏子曰。臣聞琬琰之外有鳥焉。曰金翅。民謂爲羽豪。其爲鳥也。非龍肝不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常渴而不充。生未幾何。天其天年。珠玉之珍。非乃爲君之患也。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于百姓。而權輕於諸侯。

而乃以爲細務。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廓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爲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莅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強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鼈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餽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面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

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列女傳〕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靖，景公有所愛，槐不勝翹燼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固當死。妾聞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犯令者死，殺婦之父，孤婦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寡人敬受命。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令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景公登箚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櫺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櫺，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琫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烏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景公令兵搏治，當臈冰月之閒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閒。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師殺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二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大山之南。鳥號之柘。駢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列女傳作晉平公事。〔淮南子〕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壘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注云。齊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有女。利母財。令嫁婦。婦不肯。女殺母誣婦。婦不能明。冤結叫天。雷電下擊。景公之壘隕壞。毀公支體。海水為之溢出。

【呂氏春秋】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使人見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晏子曰：譖。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晏子〕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遽解左驂以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適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誦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誦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

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醯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天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晏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之厄。而反絀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史記】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絀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闕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說苑〕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滿湯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晏子】燕之遊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慈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

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呂氏春秋】齊有北郭騷者。結罟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養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齊君。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大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常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卽以前語作輔語。妙。

【晏子】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三法。裾則不取也。輕

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敵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矣。○家語作見孔子。景公謂晏子曰。吾

聞高糺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祿仕者不能正其君。高糺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于嬰之行。特祿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說苑】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

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晏子〕高糺事晏子而見逐。高糺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

而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焉。糺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

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是以辭。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

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

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

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任者也。如

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

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孔叢子〕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

也。聞君子獨立不慚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尙爲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量七口。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于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晏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爲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爲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于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疑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聞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殮。已殮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殮矣。

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殮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己，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卽畢殮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僂尸，息而不收，謂之陳齒，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僂齒，此之謂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曄曄，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子華子〕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尙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繫，其尙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瀟，齎其所以出。夫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爲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勢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繫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遠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羣后，帶幅寫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衫衣而鼓五絃之

琴。晝日月於大常。備十有二章。黻黻玄黃爛如也。出固有鸞和。動則有佩環。步趨中於莖詔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糝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曠。豈有攬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以塗糝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旒。旒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奈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為治也。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為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為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百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鍾鼓祝圉。日以振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愾心也。造為譎諂。以蠱君心。君曾不之知也。冕旒清晨。位守以聽。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羣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疏。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究也。因其然而擁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孔子傾蓋。而子華偽託。其書最出近世。姑存二則。

【韓非子】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

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說苑】齊景公遊於萋。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

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晏子〕晏子病將死。其妻曰

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晏子〕晏子病將死。其妻曰

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晏子〕晏子病將死。其妻曰

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晏子〕晏子病將死。其妻曰

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晏子〕晏子病將死。其妻曰

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晏子〕晏子病將死。其妻曰

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晏子〕晏子病將死。其妻曰

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晏子〕晏子病將死。其妻曰

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史世家·晏子卒後十年而景公薨·此云十七年·未詳。

晏平仲之在齊也，歷事三君，皆暗主也。崔慶既亡，陳氏得政，所際之時，則季世也。方莊公之弑，晏子伏尸成禮，大宮之歆，舍命不渝，是可謂仁者之勇矣。景公嗣位，若能委權任用，承霸國之餘烈，晉失諸侯，齊國之興，日可俟也。乃景公固非能大有爲之君也。所寵任者，梁丘據、裔款之流，所好者，宮室臺榭之崇，聲色狗馬之玩，嬰也。隨事補救，以諷諫匡君心者，朝夕不怠，危行言孫，故能身處亂世，顯名諸侯，而齊國賴之以安也。雖然，景固非能大有爲者也。當靈莊殘暴之餘，國脉漸削，而弗能濟之以仁儉，崔慶弑逆之時，賊臣亂國，而弗能震之以威權，修桓公之政，則晏嬰可以爲仲父，有馬千駟，則壤地甲兵不減於九合一匡時也。奈何景公志無遠圖，惟繁刑嗜酒，田獵游觀，之是尙，嬰數爲諫之，欲以紹前烈而逮先君之後，不亦難乎。值晉霸已衰之日，在位日久，雖意存代興，而卒無成業，故子朝亂周而不能定，季氏逐君而不能討，北燕徐莒，兵耀小國，以是求伯，勢必無成，況又政在陳氏乎。勢重者，人主之淵魚，而圃池之德歸於私家，彗星見于上，祝詛交于上，登牛山而隕涕，其氣衰，其志惰矣。此晏子所由對叔嚮而私憂，亦莫如之何也已。

釋史卷七十八

春秋第四十八

晉失諸侯

【左傳】

成公十八年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襄公二十

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二十九年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

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

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

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

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而城之此變之正也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

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

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

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

齊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冬孟孝伯如晉報

范叔也。

三十二年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

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

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

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

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

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

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

之。而後可。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媮。不似民主。且年未

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

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旣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

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媮。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

之媮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

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己亥孟孝伯卒。

昭公元年

夏四年。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

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芣。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爲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

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愒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愒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國語】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蘇視之，出曰：疾不可爲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爲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蘇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蟲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爲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畔晉。十年，平公薨。

【禮記】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

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禮弓。

【國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襲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襲之。加密石焉。諸侯襲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襲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襲者。不仁者之為也。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

【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禮弓。〔韓非子〕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髀。人欲得其其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左傳祁奚事同。

【左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温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韓非子】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曰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

數十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新序〕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

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

敢言趙武之為人也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

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寶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

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葉公諸梁問樂王鮪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

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鑿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

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家語孔子謂子路有此語

【左傳】二年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

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

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

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

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晉少姜卒公

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公羊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穀梁傳〕恥如晉

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

鄭印段如晉弔。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纒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

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國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論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儒聞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古文瑣語〕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沈於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願，其狀如熊，爲天王崇，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閒。○太平御覽引。

八年春

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虓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虓祁也。游吉，刑鄭伯以如晉，亦賀虓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說苑】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

左右言及國吏罪。〔新序〕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諷者不通。罪當死。

【韓非子】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

【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人憚之。雖蔬食菜羹。平公每爲之欣飽。公與亥唐坐。有閒。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說。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說乎。○與前事駁異。

【韓非子】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君之力也。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

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舅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說苑〕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隨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

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韓非子〕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國語】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平公射鵝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鵝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

【韓非子】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

而習之。遂去之。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堦，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竝鑿，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淮南子〕昔者曠師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癡病。晉國赤地。〔釋名〕筮篥。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閒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作也。師涓爲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爲淫樂。

【國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

遷。〔拾遺記〕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之時，以陰陽之學顯於當世，燻目爲瞽人，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算音律之中，考鐘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春秋不記師曠出何帝之時，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晉戰國時，其書滅絕矣。〔漢書〕兵家，師曠八篇。

〔宋符瑞志〕白燕者，師曠時銜丹書來至。河精人頭魚身，師曠時所受讖也。玉羊，師曠時來至。

【呂氏春秋】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

【說苑】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新序】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

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淮南子〕師曠警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子見者也。

【說苑】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韓非子】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淮南子〕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柱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古文瑣語〕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

齊君與其嬖戲。墜於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晉平公至滄上。見人乘白驂八駟而來。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師曠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於霍太山而歸。其逢君於滄乎。君其有喜。有鳥飛從南方來。質白。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相見如讓。公召叔嚳問之。叔嚳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白質鳥。五色皆備。其名曰翬。南方赤質。五色備。其名曰搖。來爲吾君臣。其祥先至矣。

【左傳】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檇杌于四裔。以禦魍魎。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櫜。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

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禮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蕢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旣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禮

【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尙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韓詩作船人盍胥。又說苑趙簡子事同。

【說苑】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

與咎犯參治國。

○咎犯在文公時。又見於此。故楊用修云有兩咎犯。但劉中壘復稱介子推相荆。樂益事韓武子。此類非一。未有確據。

【韓詩外傳】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

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說苑魏文侯事同

【列女傳】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平公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其榦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韓詩外傳齊景公事同

【韓非子】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輒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文公事同

【左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

乎出。吾是以譏之。

【說苑】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鵠食狷。狷食駮。駮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駮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臣已嘗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日。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左傳】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十二年。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
〔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矣。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師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僂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十三年。晉成厲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

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濱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旣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

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郕之怒，以討魯罪，開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旣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

〔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

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

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國語】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旣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聞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踰跋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離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倚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

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左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禮也。〔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晉邢侯與

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

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

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

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

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

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

益榮。猶義也夫。〔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鵠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鑿也。必以賄死。遂弗視。士景伯如楚。叔魚為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及蔽獄之日。叔魚

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辜。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回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舉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

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鄰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

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

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

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三十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疢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

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尙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緝莪。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上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沾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啓商。萇聞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

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

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

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

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園蔡〔穀梁傳〕後而再會公

疑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於無資〔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也

也六年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

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

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

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

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

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

重北宮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

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

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

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乃止諸州。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穀梁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往月。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尙羔。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歆。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縶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

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說苑〕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甄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搏之。

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賈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秋。

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

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

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旣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

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

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

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

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

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夫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

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禱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哲。

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

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櫜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

師哭之。親推之三。十年春，及齊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燭，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邾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挈，謀救宋也。哀公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九年鄭武子贖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穀梁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用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

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之需三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

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

還。〔公羊傳〕十三年。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

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

石魋。武伯曰。然則蕤也。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十二

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

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

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春秋之會諸侯為杞動者有二。一曰城緣陵。淮夷病杞。齊桓公率諸侯以遷之也。一曰城杞。晉平公為

杞出。率諸侯之大夫以治之也。齊之於杞。其心則公。列國樂於從事。晉之於杞。以夫人之故。煩十一國

之君卿。魯與衛鄭咸懷疑怨。故齊桓之城緣陵。仲山父之城東方也。晉平之城杞。周平王之戊申也。昔

平王不撫其民。遠戍母家。周人怨思。揚之水作焉。天子且不得動衆以行私。而況晉乎。春秋貴道而不

貴惠。魯僖為成風而伐邾。不名救患。晉平為悼夫人而治杞。不名保小。蓋自是霸業漸陵。恤民日以無

政春作馳底之臺殿。設馳逐之車。黃熊入寢。皿蟲爲祟。晉國不可爲已。昭公嗣立。會厥慙以合八國之大夫。盟平丘以合十二諸侯。其能有爲也。若賢於平公矣。然而在位六年。終弗克振。何居。厥慙之役。救蔡不及。平丘之會。專務示威。韓子爲政。讒慝弘多。猶弗若趙孟相君。尙能再合諸侯。三合大夫也。傳曰。晉成虜祁。諸侯皆有貳心。斯時也。楚比方歸。熊虔遇弑。彊敵內亂。利在中國。晉於此復修盟主之業。遠振宋虢之恥。君臣所共有事。寧獨以虜祁之故哉。邾莒善慙。而魯國蒙羞。是役也。約之以會。結之以盟。天下方將觀政於晉。而竟以執魯大夫終。是晉之會盟。以閒楚而合。以怒魯而離也。春秋書曰。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著晉暴傷魯弱也。且魯侯之來。業同列國之君。麇集而相見矣。歃血不及。何亢之有。夫亢魯勢不加損。卑魯勢不加益。晉曲魯直。先定之矣。晉曲奈何同盟辱魯。非桓文事也。況邾南盛兵。先失禮於諸侯。齊人以投壺懷貳。鄭人以伯男爭承。衛人以芻蕘懼淫。卽微魯釁。四方亦攜。宜其晉合諸侯於此焉止。而鄆陵之役。參盟再見也。胡康侯傷晉霸之衰也。以爲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洧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如是諸侯皆叛。晉勢孤矣。揆厥所由。豈無故而然哉。善乎廬陵李氏之論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讀昭定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弈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嘗考晉事之始末。而察其

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彊敵。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彊竝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戎蠻之執，晉俛焉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彊敵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彊敵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彊，戮力周旅，何畏於吳楚？今也齊君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婁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犁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毛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衛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彊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勤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牢，而吳人借爲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與？

釋史卷七十九

春秋第四十九

陳氏專齊陳佗之亂附

【左傳】隱公六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

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七年陳及鄭平十二

月陳五父如鄭蒞盟壬申及鄭伯盟歆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蒞盟辛巳及陳

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

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公羊傳曷為以二日卒之戕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

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自故舉二日以包也穀梁傳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

【詩】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

訊之訊予不願顛倒思予詩序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列女傳辯女

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

爲我歌。我將舍女。女乃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大夫乃服而釋之。

【穀梁傳】六年。蔡人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熹獵。淫

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于蔡也。

〔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

【史記】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桓公病

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厲公娶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

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

是爲利公。○左傳。佗即五父。躍爲厲公。而無利公者。史記誤舛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七年卒。〔穀梁傳〕莊公元年。陳侯林卒。諸侯日卒

也。正。少弟杵臼立。是爲宣公。

【詩】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侑予美。心焉惕惕。〔詩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

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憫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月出照

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詩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左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

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

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先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士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

【史記】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諡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田穉孟夷生潛孟莊，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秋九月，

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

之。〔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

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三十一齊子尾

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偁灑、消竈、孔虺、賈

寅，出奔莒。出羣公子。昭公三年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

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

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

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煖休之，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叔向

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

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

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

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

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

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

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宇。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史記〕齊景公使晏嬰於晉。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史記載此語。見於趙齊晉世家。各不同。詳略之宜也。〔韓非子〕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履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或曰。晏子之貴踊。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卽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尙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晏子】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

其此之謂歟。

【左傳】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

八年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

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十年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

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疆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

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濫利生孽。姑使無濫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魯連子〕陳無字謂門客曰。昔荆來伐。無一人死。何國之寡士也。

門客對曰。君車衣文繡。士不得以爲緣。鵝鴨有餘食。士不足菽稗。堂上有酒池。士不得一嘗。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若不以所輕與人。而欲得人所重。不亦難乎。○此語亦屢見。

【史記】無字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與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

【左傳】

二十六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

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

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竝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卜之〔韓非子〕齊景公之晉

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不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饑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率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泣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記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損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公子夏子尾之走未聞景公與田乞同時亦非田成子也此記載多舛

【孔叢子】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軻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亂。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

【晏子】景公有男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爲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爲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田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梁肉之味。玩金

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卑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史記〕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茶母，欲立之，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茶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胡黨之乎。○史文情事詳盡。〔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傳〕不正，六年，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

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

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賈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艾冒淳。

【公羊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諉也。此其爲諉。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

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穀梁傳〕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也。其不以陽生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茶也。

【左傳】八年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

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闌。〔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略齊也。曷為略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穀梁傳〕惡內也。或譖胡姬於齊侯曰。

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

【國語】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牧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左傳】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慙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圍。季姬嬖故也。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冬。吳子使來。倣師伐齊。

【史記】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

【左傳】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部。師于郕。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

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吳越春秋〕夫差北伐齊。齊使大夫高氏謝吳師曰。齊孤立寡國。倉庫空虛。民人離散。齊以吳爲彊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於郊。

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師卽還。秋。吳子使來復倣師。十一年春。齊爲郕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

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

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禮記】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檀弓

【史記】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左傳】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

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旣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闢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郈，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說苑〕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

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宰予亦字子我。故此訛諺。

甲午

齊陳恆弑其君壬子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新序】陳恆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韓詩外傳】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孔叢子〕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鷓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己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

相惡而又任事，其不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淮南子】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與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鷓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之所生也。

【說苑】陳成子謂鷓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

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妒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韓非子〕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田成子走燕。其事未聞。

【孔叢子】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免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旣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呂氏春秋〕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爲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

【左傳】年十五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

田完之奔齊也桓公方霸任賢共國功業正隆而篡奪已伏矣完陳厲公之子也厲公因亂而死以故完不得立歷事莊宣二君尋以禦寇之難奔齊辭卿位而爲工正傳穉孟潛孟微而弗顯至文子須無遭莊公之弑違齊不遇既而復反於時自晏子以下卓然不汙於崔慶者文子耳慶氏之敗陳氏有功桓子爲政而陳氏漸彊矣高國齊之命卿也自靈莊以來國佐殺矣高厚殺矣至是而高止又逐矣吳札來聘識齊政之有歸韓起涖盟知欒高之必敗二惠弗克保世而鮑氏復爲陳黨其與姜氏耦者誰與夫景公齊國之顯君也然不能權自上操弭禍亂於方始惟田獵繁刑之是尙彼陳氏方且驟施於民要譽於國公在位日久陳氏之得民日深縱令蚤建世子猶恐私行愛憎閒羣子以啓釁況加私昵焉是速之爲亂也公承靈莊之後戎姬子牙覆轍匪遠而國儲未正嬖子是寵積欲廢長立少而口不能言諸大夫請命則曰姑樂耳何患無君夫社稷之謀易樹是戒國高受其亂命滋禍所由長也子荼之寵不過奚齊國高之貞不逮荀息而陳鮑之偏又甚於丕里則荼也殆矣先君折齒於孺子乞也舉囊於中雷棄孤忘君豈爲社稷計哉乃孺子既已避位悼公復以爲言朱毛贊謀遷孺子而殺之在陳

氏之初志。但欲廢君。未必弑君。而聖人必以首惡歸之。杜氏謂楚比劫立。陳乞流涕。歸生憚老。皆疑於免罪。而禍所由始。春秋明書。以爲弑主。今孺子逾年爲君矣。舍君而外求君。諸大夫遂再拜稽首而君之。義符義隆。不能竝生。昭業昭文。豈容兩立。立則君也。廢則讎也。陳乞讎之。陽生仇之矣。陳乞啓之。朱毛弑之矣。書曰。齊陳乞弑其君荼。義在無可逃也。自是以後。四年而悼公弑。又四年而簡公弑。九年之內。齊喪三君。弑荼者陳乞。弑簡者陳恆。悼公之弑。傳不言爲誰。然陳氏執政。非陳氏孰敢弑其君哉。原陳氏所以得行其志者。由於景公之不振。君務爲失民。而臣務爲得民。晏嬰言禮可爲國。孔子言君臣父子。公善之而不能。用身歿之後。禍不旋踵。三君之死。非景公其誰尤邪。簡公旣弑。孔子沐浴而請討。使請而得也。經大書曰。齊陳恆弑其君壬。公伐齊。殺陳恆。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也。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秋之作。以亂臣賊子之故。其不作。亦以亂臣賊子之故哉。

國家圖書館



002439920

